

青果

QingGuo

顾坚◎著

青果...果之未熟，少年懵懂，爱情初萌，梦想未竟。青果，是过程，亦是悬念...是成熟？是天折？是吉？是凶？.....



昆仑出版社

青果

Qing Guo

顾 坚◎著



昆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青果 / 顾坚著. —北京: 昆仑出版社, 2009

ISBN 978-7-80040-953-0

I. ①青… II. ①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07917 号

书 名: 青 果

作 者: 顾 坚

责任编辑: 张 鹰

封面设计: 小白印象书装设计

责任校对: 刘晓京

出版发行: 昆仑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: 100035

电 话: 66531659

E-mail: jfjwyc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世界知识印刷厂

开 本: 16 开

字 数: 214 千字

印 张: 16

版 次: 2010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040-953-0

定 价: 25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献给流浪的青春和永恒的爱情

1

那是1986年夏天,我第二次参加高考,不幸再度落榜。

消息传来,全家震惊,顿时坠入愁云惨雾。

母亲走进西卧房,一屁股坐在床踏板上,忍不住伤心哭泣。父亲则呆坐在堂屋的门槛上,向着院子抽烟,一支接着一支,神态木然,活像尊泥胎菩萨。十五岁的妹妹金桃停止和小花狗的嬉闹,很自觉地去淘米洗菜,下厨房烧饭——她机械地往灶膛里大填稻草,结果把米饭炕出了半寸厚焦黑的锅巴。

我走进自己的房间,把身体摆平在竹床上,做成一个“大”字的形状。

2

无边的沮丧和郁闷淹没了我,连续三天窝在房间里。白天也在床上躺着,不想吃饭,晚上澡都懒得洗。满怀悲痛的父母,惶恐不安的妹妹,轮番过来劝我,把饭菜端到我床头,生怕我出什么差池。他们小心翼翼低三下四的样子就像自己犯了错误,一句埋怨的话都不曾讲过。

第四天上午,堂屋东墙上的挂钟刚刚敲完第十一响,父亲掀开门帘,走进我的房间。他坐在床头柜旁边的椅子上,沉默了近一分钟,然后轻言悄语地、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口吻说出他的决定:

“再上!”

他吐出的这两个字正在我意料之中。我知道父母望子成龙的决心

之大与泰山有得一比，可我实在不愿意再当中学生了。我认为像我这样的人，读“高四”尚可原谅，读“高五”便是耻辱了。虽然我在县中复读时班上不乏“高六”、“高七”的，甚至还有一个号称“八年抗战”的老兄，居然上到“高九”。如此疯狂复读的情形在农村里太寻常了——为了跳出农门脱离苦海拿上国家户口红本本吃上商品粮，哪怕消磨掉整个青春也是值得的。可这世界上人跟人是不同的，两度高考失利，我的耐心已经到了极点。

“我不上！”我把脸扭着朝墙，瓮声瓮气地说。

我想父亲这时候的脸色是相当难看的，肯定是吃惊、失望、气恼甚至愤怒等表情的什锦菜和大杂烩。但我不怕他发火，朝我后脑勺扇出巴掌来。从小到大我们兄妹俩再淘气，再不听话，父亲从没有对我们动过一根指头，实在是难得的好父亲。我听到父亲说：“你不能不上！这次不过就差八分。另外，我是当教师的人，不能总看着我教过的学生成材而培养不出自己的儿子，这说不过去。”

我承认父亲的话是有道理的。我的反复落榜让他颜面塌尽。如果他的儿子天生愚钝也就罢了，恰恰相反，他打小就显得聪颖过人。我的父亲承受了多么大的心理落差啊，我怎能体会不到他无边的哀怨和失落呢？

父亲又说：“你要是不当大学生，你妈妈就不会唱曲儿了。你把她们的喉咙扎起来了。”

父亲还说：“你要是不当大学生，你妹妹就不会笑了。”

我坚持着不吭声，任父亲用蘸着亲情的温柔的拳头一记记打在我的心口上。他见我这样，深深地叹了口气：

“唉——”

这声喟叹带着积郁、无奈和悲伤，从他胸腔里水一般汨汨而出，绵绵不绝。我心生恻然，开口安慰道：“你莫叹气。妹妹成绩好，你培养她考大学一样的。”

“不一样！”父亲叫喊起来，声音激越，竟如裂帛，把我吓了一跳。“她是女伢子，考上了也是人家的人——传宗接代要靠你，你是我的儿

子！”

我真想不到：受过高等教育的父亲，居然也扔不掉重男轻女传宗接代光耀门楣的封建思想！这让我吃惊，又让我感动——父亲终究是一个地道的里下河农村人啊！我嘴里咕哝：“我让你失望了……”

父亲声音低沉下来，掏心捧肺地说：“金龙啊，你从小到大，我们从来就不曾有让你种田的心理准备呀！”

我说：“爸爸，我从小到大，也从来没打算过种田呀！”

父亲问：“那你打算做什么？你不肯复读考大学，出来能做什么？”

我不吭声。诚然，此时我还没考虑好打算去做什么，也不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。

父亲说：“我们暂且不谈这个，你先起来吃午饭吧，别老躺在床上。”他嘟囔着打了个比方，“又不是坐月子。”

当然不是坐月子，我又不是女人。于是，我一骨碌爬起身。我是躺够了，不就是没考上大学嘛，又不是天要塌下来。我站在地上伸了个懒腰，浑身的骨节咯咯嘎嘎一阵乱响。

我还没想吃饭。我要先到外面透透气，散会儿心。走出院门时，我转身把试图跟上来的妹妹和小花狗一股脑儿轰了回去。

3

我在街巷里东转西拐，看见前面有一伙吃饭的乡亲。

庄户人吃饭喜欢捧碗出门，七七八八聚在一起，边吃边海侃神聊。他们蹲在地上，蹲成一条线，一道弧，或一个圆圈。人类从猴子进化到现在，群居的原始本能始终存在，这在农村人吃饭时毕露无遗。他们就喜欢簇在一起，像南极洲的企鹅们，亲亲爱爱，热热闹闹。

待我走近时，看见他们脸上皆浮现出诡谲的神色，相当丰富、复杂。这让我有些心慌意乱。就像突然关掉收音机一样，他们的集体谈笑戛然而止。他们有的嘴巴仍在嚙动是因为口腔里咀嚼着饭菜，如同卧在树阴下的耕牛，机械而安定地反刍着胃袋里的青草。

当我走过去顶多二十步，他们的声音却集体苏醒，飞蝗一样从后面追赶上来：

“庄上又要多一个二流子了！”

“是啊，上学上到能结婚，最后落得个‘文不像秀才，武不像兵’！”

“哪家丫头嫁给这种小伙，该倒一世霉！”

“望子成龙，不想成了虫！”

“小畜生啊，怎么对得起他娘老子！”

“学手艺也有点迟了……”

“学漆匠快，半年就能单干了。”

“代课！考不上大学，教教小学还是可以的。”

……

这些高高低低的议论声不仅仅像飞蝗了，简直是飞矢流石，纷纷往我的后脑勺和背脊上招呼。我咬着牙承受，脚步越走越快，实际上是落荒而逃了。

4

我慌不择路，蹿进了庄西的树林里，背倚着一棵杨树瘫坐在地。心脏咚咚如擂鼓，像蛤蟆一样张着嘴，直喘粗气。

刚才的遭遇让我猝不及防。长这么大我未有过被庄人鄙夷和奚落的经验。即便去年高考落榜，乡亲们遇到我还是给出一副温和的笑脸。在他们看来，做任何事，失误都是难免的。他们看着我长大，始终认为我会有出息，会给赵家庄带来荣光。然而今年我再度落榜，他们集体给我难堪了。

我不怪乡亲们，他们是恨铁不成钢！

不管怎样，我不会再去复读。我是吃了秤砣铁了心，八头水牛都休想拉得动我。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，不走高考这条道，我照样能以另外的方式证明我赵金龙是好样的。想到刚才庄人说的去学手艺、代课什么的我就来气，难道我就不能去做别的更高级、更体面的营生吗？

也太无想象力,太瞧不起人了!

但是做什么呢?情况紧急,我必须早下决断并尽快付诸实施。我要以非同寻常的行动让家庭重新活跃和快乐起来,让庄上肆无忌惮的闲言碎语自动消失,但是——到底做什么呢?!

我胡思乱想,绞尽脑汁……

不知我在树林中躲了多久。直到远处顺风飘来几片汽车鸣笛的碎音,我的头脑中忽然灵光乍现,像弹簧似的从地上蹦了起来。

5

父母终于拗不过我,接受了我的人生选择:学开汽车,做驾驶员。

我知道他们是一万个不甘心。蛮好的一个孩子,不走上大学的金光大道,而自愿沦落为一介车夫,辗转于尘灰飞扬的乡间公路,实在是暴殄天物啊!但人类就是这样一种富有理性善于说服自己的动物,能够在初始的、预期的理想遭到挫败之后退而求其次,转而求其他,寻找、组织、形成另一种层面的目标追求而达到新的精神落脚点和心理平衡点。更何况我的父母都是知书达理的人,善于化解和说服自己——他们甚至为我学驾驶的点子激动起来:水乡刚通了公路,驾驶员短缺,金贵、体面、威风,受人尊敬和羡慕,工资大得吓人(是公办教师的四五倍),学成之后,帮人家开上三年五载,自己就可以买辆旧车了,到时候还不是钞票河水似的往家里直淌……条条大河奔东海,考大学也是为了荣宗耀祖富裕安康,现在看来孩子如果学成开汽车,也一样能达到目的嘛!

他们赶紧行动起来,分头出门筹集上驾校的学费。六个月的学费两千四百块,对于农村绝大部分人家都难以承受,我们家除了种几亩责任田,每年出圈两条白猪,开支花销就全靠父亲每月那一百几十块钱工资,母亲前些年患肺结核借的一屁股债刚刚还清,又有我和妹妹两个上学,家里哪能有什么积蓄?全靠借了。父亲把能借钱的亲友的名

字和估量能借到的数目列成表格,对母亲说:“众人抬一人,两千多块钱好借。等金龙学成了,两个月就能还上!”

然而几天过去了,总共才借到八百块钱。许多列表对象不是无钱可借,就是数目不足。清贫教师,亲友也少有富贵腾达,无可奈何!最后父亲决定撑起面皮到陈堡镇去找一个多年没会过面的同学,说这人是他高中同桌,那时两个好得合裤子穿,现在是开家具厂的大老板了,跟他借千把块钱应该是没问题的。

陈堡镇离赵家庄可不近,陆路有八九十里,父亲骑自行车去。他带了换的衣服,要在同学家过上一宿,次日午饭前赶回来。在院门口他跨上车,扭过头对我们微笑了一下,轻轻吐出两个字:

“放心。”

第二天上午,估计父亲肯定会携款而归,心里欢喜的母亲特地伙同我和妹妹准备了几个好菜——麻虾炖豆腐,韭菜炒蚬子,青椒炒山芋藤,清蒸鳊鱼,外加丝瓜蛋汤——让父亲回来好好喝两杯,全家吃顿开心饭。麻虾是舀的麻虾沟里杨麻子的麻虾船上的,八角钱一大碗;豆腐是拾的豆腐桥下沈瘸子的豆腐店里的,二角钱一方;蚬子是妹妹扛着耢网到后河浜耢的;韭菜、青椒、山芋藤、丝瓜是母亲清早趁着露水到地里采刈的;鸡蛋直接在鸡窝里掏;两条巴掌大的鳊鱼是我在野塘里钓的。农家吃菜就是这样,大多自产自取,花钱买也吓不死人。

父亲回来了,满身风尘。他沮丧地告诉我们,老同学热情洋溢地接待了他,好吃好喝侍候,晚上还抵足而眠,回顾年少时赏心乐事,但是却婉拒了他的告借。“生意人当然随便就能找一百条钱不方便的理由”,父亲摇头叹息,不肯喝酒。饭桌上的沉闷是可以想见的,愁云在每个人头顶上荡漾。对我而言,除了失望,又怀着自责:是我让家里人烦神了,如果今年考取不是万事大吉吗?

我到厨房里添饭的时候,不远处蓦然传来剧烈的鞭炮声。我知道这是德荣老汉家的喜宴开始了。德荣老汉从小当鸭馆,打光棍打到三十几岁,才娶了一个安徽凤阳要饭过来的跛脚女子做婆娘,生下三个孩子倒是争气:老大学军初中毕业考上高邮师范,老二学红是个丫头,

初中毕业考上淮阴供销学校，老三学兵作为大垛中学的应届生，今年考上了南京工学院。家有“两龙一凤”，德荣老汉成了方圆几十里精于培养子女的典型——连他放养的鸭子都跟着变得金贵起来，鸭蛋比人家贵两角钱一斤，买的人还是趋之若鹜：孩子吃了他家的鸭蛋聪明！农家子弟考上大中院校摆喜宴，是这几年流行起来的风俗。我完全能够想象德荣老汉家喜庆洋洋热闹喧天风光无边的场面。唉，对比我家此时的落寞沉闷景象，可谓冰火两重天。爆豆似的鞭炮声像是无数人对我的集体数落和无情嘲笑，吵得我心慌意乱，抓饭勺的手簌簌发抖，像得了帕金森病似的。我无颜再盛饭回堂屋去了，从厨房后门悄悄溜出来，钻进正午明晃晃的炎阳中，抄着奇形怪状的小路僻径朝村外狼狈逃去。

6

我如同一只流浪狗，在村外漫无目的地游荡。走近村庄东北角的初级中学时，我决定溜进去消磨上两个时辰，再悄悄逛回家。

暑假间的校园，除了蝉鸣，除了鸟叫，没有别的声音。不仅安谧，而且简直一派荒凉。在放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，原本光裸平整的操场神奇地变成了丰茂的草场。连跳远的沙坑里都生满了青绿的野蒿。光秃的旗杆。脱漆的篮球架。生满红锈的单杠。落满鸟粪的水泥乒乓球台。教室前的砖砌花台上，月季花枝繁叶茂，开满碗口大的红花，在阳光的直射下却显得无比落寞。

我在林阴大道上踽踽独行。在这里念初中的情景如在昨天。追昔思今，叫人好不黯然神伤……

“咩——”“咩——”我后面传来两声羊叫。转头一看，初中同学沈华兵牵着两只山羊从校门走进来了。

我站在原地等他。

今年庄上三个高考落榜生，华兵在其中。落榜也就罢了，他家却闹出一桩非常滑稽的大笑话来。

华兵的父亲永庆,原来是大队里的通信员,分田到户后在老街上开了个小商店,傍晚在店门口支个摊子兼卖卤食,也算是庄上有头有脸的人物。华兵在唐刘中学读高中,去年高考不中,还留原校复读。这次高考结束刚回家,永庆就迫不及待地跟他估起分来。估来估去,最终得出结论:五百二十分左右。可把永庆乐坏了,这可是本科录取的分数啊!永庆抑制不住激动,来不及等儿子接到录取通知书,遍请庄上干部、亲戚朋友,提前庆贺。永庆讲排场,烟用的二十块一条的“云雾山”,酒喝的三块四一瓶的“分金亭”,罐头用了三种:雪梨、水蜜桃和杨梅。酒席结束后,收荒货的从他家挑走满满两箩筐空瓶子。想不到考分公布出来,华兵离最低分数线还差二十七分。永庆仿佛一桶冰水当头浇下,人整个呆住了:白花了钱,丢尽了脸,伤透了心。他狂怒地拎起喂猪的漏勺,把华兵在院子里追打得如没头苍蝇。

“金龙,你咋在这儿?”华兵开口唤我。

“我来学校转转。”我答道,“你咋放起羊来了?”

“被我爸赶出来了,住在棚屋里。白天没啥事做,除了看看小说,睡觉,就陪这两只羊。”他一脸苦笑。

我听了,不禁哑然。华兵家的棚屋就在中学围墙西面的稻田中间。庄户人家建房造屋不容易,宅基地批下来仅仅是第一步,备齐各项建筑材料常常要花上好几年。砖瓦木头堆放在宅基地上,如果怕被偷盗,就先用它们搭建成简易棚屋,箍上院墙,院门加把铁锁,这样就相对安全多了。有的人家还在院子里种些菜蔬,养上一两只羊。

“棚屋里有帐子吗?”我关切地看他。大田野外,晚上蚊虫成团结阵,连水牛也吃不消叮咬,只好淹在又臭又黏的泥塘里过夜,只把鼻孔露在外面。

“有。老头子再狠,还不至于拿我喂蚊子。”

“吃呢?”

“我妈给送过来——老头子不准我回家,说没有我这个儿子了。”

“吓吓你而已。你是家里的独苗苗,你爸气头儿过去就会要你回去了。”

“我妈也这么说的，但我暂时不想回去。跟羊生活在一起也蛮好的，它们对我亲。”

仿佛听得懂华兵讲话，那只母羊伸出粉红的舌头，温柔地舔了舔华兵的手。

“那你以后打算咋办？”

“我也不晓得。听我妈的口气，我爸可能还要我再复读一年。”华兵叹口气，“可是我不想再复读。这学我真上够了，太辛苦了。”

“我爸也要我复读，被我拒绝了。我就不相信，不考上大学就没得饭吃！”我突然莫名其妙地有些光火。我没有告诉华兵想去学驾驶。家里人筹不到钱，我感到特没面子。

“你不复读，我也不复读。”华兵脸上顿时活泛起来，一副遇到同党的样子。跟着，神秘兮兮地——“喂，金龙，你知道咬脐这时在干什么吗？”

“你是说宝根？”

“嗯。”

7

施家巷的施宝根出生颇为传奇，他是母亲莲香在麦地里收割时生下来的。当时来不及喊人接生，情急之下自己用牙齿咬断了脐带。宝根上头有四个姐姐，莲香熬到四十三岁终于完成了传宗接代的光荣任务，激动和欣慰可想而知，替婴儿取了个乳名叫“咬脐”，以纪念得子不易。宝根高中毕业后去学木匠，一年后却又返回来到学校参加复读，不料连考四年，皆不中，实在是倒霉透顶——听说正躲在家里痛不欲生呢！

华兵说刚才牵羊来中学时，看见宝根在大河边的树丛里焚烧书本。“一边烧一边哭，就像给死人烧纸，嘴里叽里咕噜的，不晓得念叨些什么——人像有些不正常呢。我没敢叫他。”

“真的？我们一起去看下子！”

我和华兵一人牵着一只羊匆匆赶到那儿，发现一大堆纸灰尚在冒着残烟，旁边摆着副空粪桶，扁担上放着汗衫和短裤。我扭头朝大河里看去，不禁脱口赞道：“这小子，真厉害！”

白亮亮的河面上，宝根像根木头静静地漂浮着。粼粼的薄水从他裸露的肚皮上漫过；鲜红的三角裤头炫人眼目。要不是知道宝根精通水性，还真以为这是一具溺亡的浮尸。

“咬脐！咬脐！”“宝根！宝根！”我们冲着河心大喊。

没有任何反应，就像是在跟空气喊话。

我在地上捡起一块鸽卵大的土疙瘩，信手朝他甩去，不偏不倚，“噗”一声，正中亮闪闪的肚皮。宝根中枪似的沉了下去。

“哪个扔的？你家要死人啦？”宝根挣扎着从水中浮上来，连连吐水，还没捋掉糊在眼上的水渍，就梗着脖子朝岸上扯着嗓子叫骂起来。

我和华兵见状，哈哈哈哈哈地乐了。

8

第二天上午，我和宝根先后来到华兵家的棚屋。赵家庄三个落榜的活宝聚到了一起，很有点难兄难弟的意思。

天气燥热，我们三个打着赤臂，躺在简陋的木床上聊天。

“宝根，你下一步打算咋办？”我问道。

“现在头脑乱得很，还不晓得下一步该怎么走。”他说。

昨天我一“弹”击中宝根肚皮，把这家伙从河心“请”上岸来。问他为什么烧书，他说考大学考到二十四岁，年年落空，没有脸皮也没有信心再去复读了。书本讲义试卷在家里堆积如丘，看到了便伤心难受，不如全部烧光，眼不见为净。

“你高中毕业本来去学木匠的，咋又返回头来去复读呢？”华兵问。

宝根沉默不语，似有难言之隐。

我对这件事也好奇，便催促道：“你不妨讲讲看嘛！”

“好，我就把原因说给你们听听。”宝根下决心似的打开了话匣子。

“高中毕业后，我因为成绩差，压根儿就没有再去复读的念想。家里人就把我送到张家庄学木匠。去了之后，才晓得师傅一开始并不教徒弟学习正经木工活儿，而是先让你跟在后面打杂，像磨刀凿呀，扛木料呀，拉大锯呀……回到家里，还要干家务活儿，挑水，扫地，洗碗，抹锅，铡猪草，样样都要主动去做。晚上和他家小二子睡一张床——我去时这家伙才九岁，是个‘来尿精’，夜里必须喊他撒尿，否则弄不好就在被窝里‘画地图’。早上起床头桩事，就是替师傅去倒尿鳖，倒完了拎到河浜去荡，要荡到尿鳖口凑在鼻子上闻不到臊气味才算合格。师傅爱抽水烟，点火用的纸芒子也要我来搓。有次搓得嫌紧了，师傅吹不出火苗，当着很多人臭骂了我一顿，说我是笨蛋，上学上学没得用，搓个纸芒子都不行。我宝根好像不是来学徒的，而是来做保姆的，当奴隶的。”

“你师傅太刻薄了！”听到这儿，我愤懑地插嘴道。早听说当学徒不容易，没想到居然会这么遭罪受气。

“是啊，刻薄成精。”宝根噓了口气，接着往下说。“第二年五月份，我跟师傅到陆家荡给人家打家具，有天吃饭当中闲聊，主家说他的侄子高中毕业后学木匠，学了一年就厌倦了，返过头又到学校参加复读，第二年就考取了盐城商校。当时我心里像被锤子狠狠敲了一下，想我不能也这样吗？我哪怕复读两年、三年，一旦考取大学，从此扬眉吐气。我二祖父在竹泓镇杀猪，替我找了人，把我弄到竹泓中学去上复读班。哪晓得年年考，年年考不上，白白浪费了大好青春。我现在就是痛悔，如果当初不返回头复读，硬着头皮学好手艺，现在都带徒弟了。如今倒好，天天躲在家里，没有一技之长，种田又不甘心，实在是走投无路呀！”

听了宝根的话，联想到自己眼下的处境，我突然感到一阵心惊肉跳。

我们身下的木床不仅制作简陋，而且非常破旧，翻身、咳嗽、大声说话都会引起它的摇动，吱呀作响。华兵告诉我们，这张床是死去的爷爷从前搁在瓜棚里看瓜用的，距今已经有三十几年了，他爸说等新房

建起来就劈了它当柴烧。宝根说床老了,不摇不晃不吱呀才怪呢,但摇摇晃晃吱吱呀呀也有好处,最适合手淫,有做爱的现场感和想象空间。他突然言之凿凿地说:“华兵,你小子常手淫!”

“放屁,你才手淫呢!”华兵被蛇咬了一口似的,尖叫起来。

“你不要赖,我闻得出来,这空气中分明游动着你精液的味道——金龙,你嗅嗅,一股腥臊气!”

我嗅嗅鼻子,发现房间里确实有种不同于院子里山羊排泄物的另外一种腥臊。我转头看着华兵说:

“华兵,宝根大概没冤枉你,是闻得出来。”

华兵嘴巴张了张,脸上呈现出一种尴尬和懊恼混杂在一起的神情。蓦然,他像淘金者发现了狗头金,猛地坐起来,目光灼灼,指着我和宝根:“你们俩怎么晓得的?大哥不说二哥,你们肯定也手淫过!哈哈!”

我却爽快地承认了。我认为手淫这事儿是很自我的事情,一不偷,二不抢,没啥可耻的,做就做了,没有必要抵赖。其实我的手淫史可以追溯到十五岁那年。记得那是清明前两天,春日融融,院子里梨花烂漫,蜂飞蝶舞,我在房间里午睡,忽然感到浑身烦躁,下面如旗杆般凛凛直立,胀得实在难受,用手弯拗摩挲,居然无师自通地完成了一次释放……迄今为止,起码有几十次了。

宝根也承认,说手淫过三百次也不止。

华兵立刻报复似的咋呼起来:“这么多啊!你把手淫当饭吃吗?”

宝根说:“倒不能当饭吃,但可以当药吃。”

“这话咋讲?”我不禁好奇。

“我刚才说了,刚去张家庄学木匠,受苦受累受委屈,夜里躺在床上,思前想后,常常叹气,抹眼泪,睡不着觉,心里的感觉真是没法说。这时多想有关心你的朋友或亲人在旁边,和你说说话……可是没有。床里头只有那个‘来尿精’睡得呼呼的,有时还吱吱嘎嘎地磨牙齿,或者叽里咕噜地说梦话。为了排遣伤心烦闷,不知不觉开始手淫。我很快发现,手淫能让人丢掉所有的不快,进入一种物我两忘的舒服状态,而

且过后因为疲累,很快就能睡着了——你们说,手淫对我而言不就是一种解药吗?”

“倒也能这么比方一下的。”我笑起来。

“就这样成了习惯,隔三差五就要来一次。”

“你这么频繁,难道不怕伤害身体吗?”华兵问。

“当然伤害啊,白天就没劲头啊!有一次发神经,晚上来了两次,第二天斧头都抓不牢,差点没把自己指头给剁下来。”

“那就戒呗!”我听了浑身起鸡皮疙瘩,“真要是剁下来就不好玩了。”

“戒?你说得容易!这东西上了瘾就跟吃鸦片一样,你休想甩得掉!”宝根突然愤懑起来,“我到学校复读后,因为学习要精力旺盛,不能分神,就想戒。我喜欢打着电筒在被窝里手淫,就预先用笔在雀子上写上‘不准’、‘无耻’、‘下流’等字样,后面加上一串子惊叹号,以提醒自己,万一忍不住想手淫,看到这些字眼便收手——根本没用!有一次发狠用圆珠笔从上到下乱画了一气,最后捧在手里简直就像一条小丝瓜。哪晓得画过以后忘了处理,和几个同学到浴室洗澡时被看到了,个个笑得要断气。我又羞又恼,恨不得一头撞在墙上死了拉倒。最后请他们每人吃一碗虾籽馄饨,请求保密,但哪有用,以后还是传了出去……为戒不掉这毛病,我经常沮丧得心如死水,感到自己真是没用,窝囊废!”

宝根的话真是惊心动魄,幸亏我没有上瘾。我用脚踢踢听得入神的华兵:“喂,你小子有没有上瘾?”

华兵说没有。说就是这些天因为被父亲赶到棚屋里,晚上无聊才连续做了几次。“宝根说得不错,人在倒霉的时候往往借助这个进行自我安慰。”

“所以手淫还有个名字叫‘自慰’,”宝根解释说,“香港、台湾那边就是这么叫的。”

“哦,真的呀?这名字倒蛮形象的!”华兵傻乎乎地笑起来。

“你不要笑,你已经上瘾了。”宝根说,“连续做了几次还不叫上